



消失的“大仓库”

◎林炳堂

岁月
流金

我的家乡是通东地区的百年老镇，近临黄海，宽阔的通吕运河穿镇而过，河面上机声隆隆，来往船只穿梭不息。镇北，一桥飞架南北，桥上整天人来车往，热闹非凡，给包场古镇带来一派繁荣。

可记否，当年通吕河畔依次排列着的一个个大仓库，高大壮观，颇具气派。这些大仓库可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全镇人民的向往之处。大桥西侧为主的是包场粮库、供销社生产资料部；大桥东侧是物资局的木材部、煤石站、建材站；运河北还有一个县办的石灰厂。除此之外，周边还有饭店、照相馆、钟表店、制镜店等，俨然就是老镇的另一个闹市区。

1958年，随着通吕运河开挖，包场地区的交通运输获得极大方便，尤其水路运输运载多、运费低，适合粮食、化肥、煤炭、建材等体量大的物资的运输。县里的一些部门相中包场是个大镇，又是区委的所在地，于是便选择在通吕运河边建造仓库，设立供应站，这大大方便通东人民的生产生活。在包场镇，沿河先后设立了包场粮库、供销社生产资料部、收购部，物资局下属的木材部、煤石站、建材站等。一排排高大的仓库拔地而起，一个个码头沿河而建，昔日偏僻之处成了闹忙之市。

最引人关注的当是包场粮库。这在计划经济年代可关系着全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包场粮库大门朝东，迎面是两排坐北朝南的大粮仓，高大而气派，仓库前是一块广阔的晒场。粮库的东边和南边有一条宽阔的沟河围绕着，西边和北边是职工宿舍和围墙。包场粮库不仅有收购供应的职能，还有代为储存的功能。

当时在人们眼里，粮库是最令人羡慕的单位，粮库职工可是响当当的“铁饭碗”。每年夏秋两季，前来交公粮的人排成长龙，一直延伸到粮库外的马路上。粮库亦是粮食生产的晴雨表。包场属棉产区，人多地少，粮油由国家差进供应。差进粮食最多年份有430多万斤，因此群众基本口粮很大部分依靠粮店供应。那时，公社机关干部多在食堂用餐，粮库对农村户口的公社“几大员”每月只照顾调米20斤。1979年，国家开始实行议购议销政策，粮食品种可以自由调剂，这样既搞活了粮食供应，也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2004年，国家彻底放宽粮食购销政策，允许私人经营粮油，包场粮库的职能便逐渐消失。随之粮库进行改制，人员分离，财物出租。如今粮库里的仓库已“脱胎换骨”成为浴场和车间，再无昔日辉煌。

供销社生产资料部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一排十多间大仓库就紧靠运河边。当年它承担着农民化肥农药的供应和除棉花外的小宗农副产品的收购，还承担着镇上居民的煤球、日用杂货的供应，与群众关系比较密切，因此这里显得十分繁忙。尤其到春耕春种时节和农作物培管的重要阶段，前来购买化肥农药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会排起长队。而到收获季节，前来交售小辣椒、薄荷油的接踵而至。

后来，县物资部门也相中这里，在大桥东的运河边建立起木材部、建材站、煤石站，不仅建有高大的仓库，还辟有宽广的堆场。仓库存放着水泥、钢筋、石灰等，广场则堆放着木材、煤炭、黄沙、石子等，高高耸立在运河边。为满足农村建房需求，1978年又在运河北建造了石灰窑，年生产石灰近一万吨。那年头，购买这些物资都要凭计划。

建材站供应建房用的水泥、黄沙、石子，需求量大。从外地装载过来的建材需要从船上运到场上，这活只有壮劳动力才能干。我生产队男社员闻讯后，果敢承担了这一上力活。两人抬着两百多斤装满黄沙、石子的箩筐，踩着悠长的跳板，喊着粗犷的号子，摇摇晃晃抬上岸。几个来回，他们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得已无干斑。干上半天，只挣得几元钱的额外收入。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能揽到这活贴补家用，已是很不错的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建材经营放开了，个人也可经营。运河边上，出现了湖南人开设的木材场子，安徽人开设的砂石场子，更多本地有经营头脑的人办起了农资服务点和建材门市。河边原先的那些大仓库渐渐消失了，变成了一幢幢造型别致的住宅楼。而如今漫步在通吕河畔，脑海中总会出现那些牵动人心的“大仓库”，随着一个现代化新包场蓬勃崛起，昔日的“大仓库”已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香樟树的花季

◎李新勇

暮春与初夏的边界被香樟树上的花朵香气悄然模糊了。细碎的黄绿色花朵像撒落的星屑，又似未及凝固的蜡泪，不经意间落满了香樟树的枝叶。这低调的花朵有着惊人的力量，暗香好似无形的潮水，漫过街道、楼宇，浸润每一寸呼吸的空间，让人在某个转角忽然被这种特有的微苦伴甜的气息撞个满怀，才惊觉夏天的裙摆已拂过城市的角角落落。

站在香樟树下仰望，树冠如同精心构筑的立体画卷。上层的嫩叶正举着半透明的绿焰，在阳光下轻轻摇晃，将光斑筛成跳动的音符；中层的碎花似藏在绿纱后的少女，只露出若隐若现的眉眼，却把芬芳织成细密的网，兜住每缕掠过的风；下层的老叶铺就绛红地毯，历经春雨的漂洗，褪去了鲜亮的外衣，沉淀出岁月的褶皱。新老叶的交替恰似一场永不停歇的生命圆舞曲，老叶带着从容与眷恋，将舞台让给新生的绿意与含蓄的花朵，在飘落的瞬间，完成一场温柔的交接。

古人总爱将荼蘼当作春天最后一种花，苏轼叹“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王淇说“开到荼蘼花事了”，仿佛这雪白的花朵一谢，春光便要收束行囊。可当我在暮春的小区绿化带遇见荼蘼，却见它并不急于谢幕，层层叠叠的花瓣像被揉皱的绢纱，白里透着淡淡的粉晕，在枝丫间舒展得肆意，连馥郁的香气都带着股不管不顾的劲儿。

此时，树叶曾被春风一度染成鲜艳红色的红叶石楠和枫树，正渐渐褪去浓烈的红装，唯有香樟花与荼蘼相伴而立。香樟花以低调的暗香编织春的尾音，荼蘼则用张扬的姿态宣告春的余韵。清风掠过，荼蘼的花瓣如雪纷扬，香樟花的细粒簌簌坠落，分不清谁在告别，谁在挽留。或许春天与夏天之间本就不是一场精确的交接，而是无数花朵前赴后继地奔赴。荼蘼与香樟花都是这场盛大春事里执着的参与者，用各自的方式，模糊着季

节更迭的生硬界限。

在香樟花弥漫的街道上，连阳光都沾了几分甜意。穿薄荷绿纱裙的姑娘仰着脖颈，踮脚去够低垂的花枝时，发梢扫落的星星点点，像给浅金色卷发别上了细碎的春簪。她抿着唇轻笑，生怕惊飞了这缀满枝头的春梦。街角藤椅上的老人戴着圆框老花镜，正打着盹儿，膝头的针织开衫滑落一半。香樟花便趁机调皮地钻进毛线的针脚里，偷藏了半缕春日的暖，又轻轻托起衣角。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把外套随意搭在肩头，领带歪斜地耷拉着，皮鞋上还沾着昨夜的雨珠，匆匆赶路时，与街边突然冒出来的冰激凌车撞个满怀。他愣了愣，望着车里五颜六色的甜筒，喉结动了动，那奶油味的甜香竟与香樟花的清苦缠绕成了初夏的前调，连脚步都不自觉放慢了些。最有趣的是晾晒在阳台的衣物，长短不一地晃着，新换上的短袖衬衫与没来得及收的厚外套，在风里推搡着，像在争论夏天究竟该从那一刻开始。

檐角的紫燕在春光里穿梭了整个季节，终于将巢穴筑成。那由泥土和草茎层层堆叠的半月形巢穴，在斑驳的墙影下，摆出一个家应该有的样子。“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笔下的春日盛景在香樟花弥漫的街巷重现。此刻的紫燕不再忙碌于衔泥，而是在田野上觅食，或在巢穴边上发出清亮而干脆的啼鸣。燕子的鸣叫极具穿透力。每一个合适的屋檐檐口都成了燕子的“风水宝地”，主人家特意在燕巢下方钉上硬纸板，接住偶尔掉落的粪便与羽毛。当香樟花的香气漫过窗台，燕子夫妻并肩停在巢边，相互梳理着羽毛，呢喃私语。微风拂过，香樟花簌簌飘落，有的落在燕巢边缘，为这温馨的小窝增添一抹自然的装饰。人与燕子就在这香樟花开的季节里共享着时光的美好。

小城的早餐摊支起竹蒸笼，上演的都是传统节目，没有什么

稀奇的。倒是新开的一家土豆丝鸡蛋煎饼有些新鲜，鸡蛋和面粉摊成的皮儿，条长方形，里面包裹了土豆丝。卖煎饼的是个东北大姐，浓重的乡音让人想起遥远的东北二人转。隔壁糕点铺飘出油炸的脆香，新出锅的香椿春卷裹着余过水的嫩芽，咬开金黄的酥皮，热腾腾的香气混着香樟花的微苦略甘在舌尖打转。穿校服的少年们攥着艾草青团蹲在树下分食，青汁染绿了嘴角，碎屑落进满地香樟花雨里，惊起几只觅食的麻雀……在小城，荠菜馄饨的清爽、香椿炒蛋的浓郁，混着若有若无的花香，把春天的滋味都煮进了烟火里。

在这万物竞发的宏大叙事中，小城还有一道不登大雅之堂却无法忽略的美味：麦蚕——麦蚕不是蚕，而是用碾碎的炒熟青元麦制作的一种青麦团子，因形似蚕而名之，有的地方也叫冷蒸或冷钉，张爱玲笔下称它为“粘粘转”。从田间到舌尖，要走过脱粒、筛杂、文火慢炒、去壳、碾制等十多个时辰的漫长旅途。当石磨或机器碾磨出第一竹篮麦蚕，整个屋子都活了过来。新出炉的麦蚕泛着温润的青玉光泽，捏在掌心还带着余温，蘸一撮白糖送入口中，软糯清甜在舌尖化开，仿佛含住了整个春天的阳光和雨露。这道只在人间停留十来天的美味是农人的智慧结晶，也是时光馈赠的限量版浪漫。如今，会做麦蚕的老手艺人愈发稀少，麦田也不像过去随处可见，可每当麦蚕的香味飘起，小城人的记忆便顺着味蕾苏醒了。

香樟花落在燕巢边，又被风卷进炊火气里。人们忙着接住春天最后的馈赠，却鲜有抬头看那些悄然退场的树的落花。那些细碎得如同碎米的花朵，就像一粒粒个体均匀却极易被忽略的时光碎片。或许生命本就如此，不必刻意告别或期许，更不必追问季节如何流转。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再次爬上枝叶，小城自会裹着熟悉的气息，迎接又一个寻常却鲜活的日子。

玉兰
一瓣

